

少年不知愁滋味

■贺辉才

我的老家在白云深处的大山里，村庄坐落在崇山峻岭的峡谷中，坐北朝南，背靠一座竹山，前面流淌着一条小溪，小溪上横跨一座石拱桥。跨过拱桥，便是连绵两千多亩的竹林。小溪、竹林、村庄就成了我们儿时的乐园。

春天来了，暖风吹拂，小鸟鸣唱，大地复苏了。小草在路边在田野土坡悄悄地探出头来，渐渐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一片片新绿映着土垄上白色的萝卜花，以及满田满坡的黄色油菜花，像一幅美丽的图画。继而，红色的桃花也开了，白色的杏花也开了，紧接着，后山竹林里杜鹃花也开了。真可谓百花盛开，争奇斗妍，美不胜收。

一场春雨过后，令人惊喜让人期待的是春笋破土而出。这时，我们一群几伴最喜欢去竹林，去寻找春笋，看谁发现的多。只听到有人在大声喊，这里有一个，那里也有一个。我站在的地方原本还没有笋，突然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搔脚板，痒痒的，低头一看，一根笋正在我脚底下冒出头来。惊喜之际，我欢呼着，笋顶我的脚板了，快来呀！竹笋争先恐后破土而出，匆匆地往土蹿。姊妹们总是缠着我去挖春笋，我带回竹笋，也捧回一大把红杜鹃，我把大把大把的红杜鹃插在她们头上衣襟上，让晨露沾湿她们的衣裳，她们笑得灿若鲜花。

春天是个万物勃发的季节。小鸟在欢唱，昆虫也在蠕动。水牛吃饱了绿草，也开始发膘。有几个小伙伴是放牛娃，他们看的牛是几头强壮的牛。我当时闹着要放牛，却是一头又瘦又小的牛。我们很羡慕战马，雄赳赳，气昂昂，奔跑在大地上。可我们南方山区，只有牛，没有马。小伙伴们心血来潮，学电影里策马奔腾的情景，骑上水牛当战马，扬起竹枝，拉紧缰绳，用脚夹紧牛腹部，作好冲锋前的准备。有人一声令下，大公牛昂首奋蹄带头奔跑，紧随其后的是另外几头牛，只有我骑的牛跑不快，还气喘吁吁。本来在比较宽的路上跑，忽然大公牛失控了，带头闯进了竹林，正在疯长的竹笋，被这些牛冲撞践踏了许多。

有人报告了生产队长七爷爷。七爷爷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人高大魁梧，力气大，声音宏亮，一副严肃正义的表情，全村人既尊敬他，又怕他。这事七爷爷知道了，那还了得！七爷爷二话不说，就下令立即把我们抓起来关进柴房。小伙伴们有人害怕，有人还沉浸在冒险的快乐之中。等到我们承认错误并立下保证，才放出来。真是少时不懂事，不知愁滋味。

夏日到了，小溪又成了我们的天堂。月色下，我们趴在石拱桥上，倾听小溪叮叮咚咚的流水声，与清风明月相伴，仿佛置身于画境中。大白天，小溪可热闹了，孩子们光着背，将起裤管，在捞虾抓鱼摸螃蟹。小溪有一种珍贵鱼，俗称石湾鱼，鱼肉细嫩，鱼身上印有淡淡的银色花纹，在水里灵巧，一抓、它就溜走，钻进了石洞里。调皮的孩子想出了绝招，将水围起弄干，石湾鱼挣扎几下，就任孩子们摆布了。每当有人弄到了石湾鱼，就像过节一样奔走相告。一家煎石湾鱼，全村都能闻到香味。家人们把香喷喷的鱼送邻居来分享，还要说这是我家那野小子弄的，语气中充满自豪感。可是我没能让家人分享过这种自豪感，我抓不到石湾鱼。我的妹妹们总是挖苦我，直到如今，一提起老家的石湾鱼，她们还要揭我的伤疤。

出于好胜，我有一次真的弄到石湾鱼了。我找到了一位好朋友，达成了一项协议：他抓鱼，我替他做作业。当我提着沉甸甸的一桶石湾鱼回家时，我的家人好高兴呀，妈妈用心煎好了鱼，让浓浓的香味在空中飘荡，选取了好的石湾鱼送给了邻居，故意提高了嗓门说，这是我家那小子弄的。可是，有一调皮小子当面揭穿了我，我的妈妈好难堪呀，喃喃地说，我崽真是个书呆子。

山区的气候是夏天凉爽，晚上有时要盖薄棉被。秋天早晚凉快，大白天天朗气清，即使秋老虎也不是热得很厉害。秋天也是山区最繁忙的季节，挖红薯，收稻谷，摘橘子，摘茶籽。小伙伴们要屁颠屁颠地帮家里干农活，在外面疯的时候少了，闹别扭大人生气也少了。

冬天来临，天气骤然冷下来，农活也少了。那漫长的冬天，几伴们又有活动了。我们山区过去有农忙农活农闲习武的传统。一到了冬天，村里就在正厅屋烧起一堆柴木，围着柴火，几伴们坐桩的坐桩，打拳的打拳，都有武术师傅指导。我们村有习武传统，祖上出了文秀才，也出了个武秀才。我们小时候，请的师傅是羊业贺家的。我村与羊业贺家有渊源，同一个姓氏，同一个祖宗，我村还是从羊业贺家开枝散叶搬过来的。所以，本家师傅格外卖力，对我们要求很严。

从基本功开始，蹲马步。老实一点的，安安静静地蹲着，尽管手在颤抖脚也在颤抖，还是坚持坚持再坚持。室外北风呼啸，寒风刺骨，屋檐滴水成了冰串。可室内，几伴们大汗淋漓，有人光着膀子，大有想成为“把式”的劲头。可有几个几伴，偷懒要滑，等师傅不注意时，坐地上休息了，还在偷笑。当师傅发现后，他们免不了挨骂。

紧接着是学习打拳。我们习的是南拳。武术界有南拳北腿之说，其实南拳也有很多派别。我所知道的盐沙罗家的南拳就与我们学的不完全一样。我们先学练四套基本拳，即：八仙飘海、将袖过江、小马步、大马步。一般的人就练这四套拳止步。再练就是提高班，甚至是现在流行的高研班了。这四套拳要打得有模有样，得苦练几年，方能出村走街表演。除了练拳外，还有十八般武艺，我们只学了短棍、长棍、双刀、单刀、大刀等。几伴们每人只选择一至两项练习，为春节表演做准备。我们早早地盼望春节，除了有少得可怜的压岁钱，有新衣服穿，主要是山村春节气氛热闹，几伴们可放肆玩。

春节到了，家家户户户贴上了红对联，有几户还挂上了红灯笼。村里有龙灯队狮子队武术表演队锣鼓队组成众多人参与的春节联欢队伍，先是在本村表演，再到邻村表演，一直到元宵节。图的是喜庆，图的是热闹，也加强了与邻村的友谊。正月初一就在本村首演。龙灯从正厅屋出发，从村头游到村尾再回禾坪上。每到一处，都有鞭炮迎接。几伴们跟在龙灯后欢快地跳着玩着。龙灯在禾坪上舞动，两个狮子翻滚跳跃，龙狮配合相当默契，可谓龙腾狮跃龙狮呈祥。锣鼓声呐喊声声此起彼伏，不断地把表演推上高峰。紧接着，武术表演，首先出场的是十多个几伴们表演八仙飘海，讲究整齐划一，有节奏有力量。别看这些玩童平日里不听话，可集体表演时，硬是铆足了劲，把每一个动作做到规范，得到全村人的笑声鼓励。

几个大人分别表演了将袖过江、小马步、大马步，大人們的拳打得虎虎生成，达到一定的水准。我一位伯伯在村里算是一位老把式，他要长棍是一绝。还有一位伯伯，人高大力气大，他要的是大刀。他一出手，大刀一挥，就镇住了全场的人，全村人屏声静气观看完他的表演，随即掌声响起，大伯还羞答答地致谢。接着上场的是位叔叔，他本是一名教师，却练就了一身武艺，他要单刀又要双刀，非常熟练，几乎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最后一个节目是精彩压轴节目，就是跳桌子。这与体操中跳马相似，与杂技里一些节目雷同。跳桌子要灵敏轻快，胆大心细。我不是英雄，但还是有我用武之地。该到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所有的自卑荡然无存，所有的自信油然而生。

先摆一张大八仙桌，十多个几伴加几个大人，排队跳。这就像大赛前小跑一下，先活动活动筋骨。看着已经摆上了两张大八仙桌，跳的人数只是七八个了。嘿嘿，我当然是其中一位。这不算什么。有人喊，上三张大八仙桌，它的长度相当于两个乒乓球台子长，要跳过去，必须换三次手，一般人只有止步了，只有三个人应战。我骄傲地说，我是一个，另两人都是我的叔叔，只是辈分大一辈，年龄一个比我大一岁，一个比我小一岁。一个叔叔轻松地跳过去了，我也轻松地跳过去了，且姿势很漂亮。另一个叔也跳过去了，但挂了边。按比赛规则，应利没过。接下来跨桌子。我能跨过一张大八仙桌，能跳马式跨过两张大八仙桌。最后是桌子上栽树。我与一个叔叔可在桌子栽树栽桌子角达十多种花样，我们俩一前一后围绕桌子转，赢得热烈的掌声。

虽然我生在山区，自然条件差，生活也不富裕，但山清水秀，滋养着我，纯朴善良的亲人培养了我，朴素的民风影响着我，让我度过了童年少年时代的快乐时光。那时的我真的是野蛮生长，尽享欢乐，不知愁滋味，现在回想，还是甜蜜的味道。

“双关”是辞格的一种，即是利用文字的“音”“义”条件，使一句话关联到两件事，表面上说甲，实际则指乙，言在此而意在彼，含蓄深沉地表达思想感情。

比如刘禹锡的《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这是一首摹拟民间情歌，利用谐音双关语来表情达意的作品，写的是一位沉浸在初恋中的少女的心情。她爱上了一个小伙子，但还没有确知对方的心意。今天，在这动人情思的春日，那小伙从江边走来，边走边唱，似乎对自己有些意思，这给了她很大的鼓舞。于是，她想到：这个人呀，倒有点像黄梅时节晴雨不定的天气，说是晴天吧，西边还下着雨，说是雨天呢，东边又出着太阳，真有点捉摸不定呢。诗中晴雨的“晴”，是用来暗指感情的“情”。“道是无晴却有晴”，即是“道是无情却有情”，从而把姑娘的眷恋、希望、犹豫、期待，全都刻画了出来。

再看唐人两首唱和诗：其一，朱庆余《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其二，张籍《酬朱庆余》：“越女新妆出镜心，自知明

娘离开人世的这些日子，我一直在反思我自己。与娘共处四十五年的光阴里，我没有少惹娘生气。我对娘发过脾气，在有些事项的处理上，我责怪过娘。娘忍让，沉默，像一座大山，即使被掏矿者掏痛了腹部，也要用肉体滋养着山上的草木，用肉体抵挡着袭来的风风雨雨。

娘走了，这些往事才纷纭而至。它们像是一场苦楚的洪水，围困着我的心灵，围困着一个吃贫困山村五谷杂粮长大的游子。

早年，我出生的村庄贫穷落后，这并没有阻止娘对自己婚姻的选择，她又无反顾地选择我父亲，选择那个名叫石家大屋的村落，在那里生儿育女，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我出生在那里，因为娘，我童年的欢乐像春天疯长的野草。平日里，娘看我无忧无虑地成长，她与我父亲刨地种庄稼功夫十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改革的春风还没有吹遍内地，无论他们怎么卖力，年关将近，总有一些事不尽如人意。我十岁那年的腊月二十六，与我年龄相仿的红兵在他父亲的带领下，走到红卫桥桥头的肉铺店买肉，我也跟着去了。他父亲走到肉案边，用手一指，说：“这只后腿我全买了。”天呐！他买这么多！这肉至少有三十多斤吧？红兵见我有些诧异，自家满满地对我说：“买得多，明年正月就有足够的肉吃啦！再说我娘还会腌制咸肉呢，她会腌制一部分，留待农忙时蒸着吃或炒着吃。”而我家呢？我回到家里问娘：我家买多少肉过年了？娘指着挂在墙的两串肉说：“八斤，数字好，‘八’意味着我家来年要发。”那年月，娘不止一次这样说过，我

别有韵味说“双关”

■李 昂

艳更沉吟。齐纨未足时人贵，一曲菱歌敌万金。”第一首是准备应进士科举的朱庆余投赠水部郎中张籍的。字面上说的是闺房之事，新娘向新郎发问，自己的打扮是否时髦，能否得到公婆喜欢？而本意则在于，就要应试了，我担心自己的考卷不一定符合主考的要求，因而以新妇比自己，以夫婦比张籍，以公婆比主考，写下此诗征求张籍的意见，以便给自己吃个定心丸。张籍的答诗同样写得诙谐有趣。诗中把朱庆余比作一位江浙的采菱姑娘，相貌既美，歌喉又好，一定会受到人们的赞赏，暗示他不必为应试担心。朱、张两人都用双关语，赠诗好，答诗妙，一唱一和，珠联璧合。

又如李白的《春夜洛城闻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此作写诗人闻笛的感受。笛声飞来，乍听不知何曲，仔细谛听，方知是一支《折杨柳》。但作者不说听了一支折柳曲，而说在乐曲中听到了折柳。这“折柳”二字既指曲名，又不仅是指曲名。因为当时人们取“柳”“留”的谐音，分别时每每折柳相赠，以表留恋、惜别之情。“折柳”代表一种习俗，一种场景，一种情绪，它几乎就是离别的同义语，能唤起一连串具体的回忆，使人们蕴藏在心底的乡情立时激荡起来。

愧对娘

■石泽丰

也不止一次质问过娘：别人家买二三十斤，为什么我家不能多买一点？真是年少不懂事呀！我忽略了娘的口袋。她囊中羞涩，不像红兵的父亲，他做着小贩，把村里人种的花生、绿豆卖到县城，听说每次贩卖这些土产品，都能赚来不少的钱。像他家那样富裕，谁不渴望呢？

娘看着我极不情愿的样子，哄着我说：“明年，娘一定多买些肉，管我小侄娃吃个够！”然而，第二年，娘依然只买了八斤肉过年。像这样的“明年”“明年”，细细算来，足足有七年。记得第七年年末，为了此事，我当着娘的面说：如果明年不再多买一点，我就不做您的儿子了！娘一把把我搂在怀里，安慰着我：明年，娘一定多买！娘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有些颤。稍后，她放开我，转过身，背着我偷偷地拭着眼泪。也就是从那一年之后的连续五年里，娘每年多买了两斤肉过年。

为母的，谁不懂孩子的心事呢？天底之下，没有哪一位母亲不理解自己的孩子，心疼自己的孩子。然而，身为入子的人，却常常没有替娘考虑。每每对着娘发脾气的时候，我总自以为是，觉得娘没有把事情办妥，觉得她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对，她不理解这个世道。娘不争辩，直到死。现在回想，我惭愧的心却找不到一个向娘道歉的阀门。

娘一生为了我和姐姐奔波不停。她疼爱我，更疼姐姐——她弥留之际，当着我和姐姐的面说出了这句话。姐姐从小就很懂事。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小学还没有毕业的姐姐就主动辍学了，跟在父母身后干起了农活，以至终身落下一个文盲的烙印，就连后来进城务工都找不到一份轻松一点的

母亲准备那道菜

■邓潇泓

香，吃起来，不干涩，不噎牙。
 为了这道菜，母亲流了不少汗，付出了不少艰辛。

我家是半边户，吃饭的人又多。那时，交通极为不便。父亲在其他公社教书，离家三四十里，来回都步行，每周星期六天黑到家，星期天吃完中饭就得往学校赶。家中里里外外，都靠母亲一把手。

辣椒、茄子之类的蔬菜是母亲见缝插针，在出集体工之余种出来的。
 茄子长得肥厚的时候，正是“烈日炎炎似火烧”的时节。母亲在中午收工之际，冒了烈日从地里摘上一担茄子挑回。
 匆匆吃完午饭，母亲便让我们择取表面光滑、老嫩适中的茄子摘去茄把，倒入清水盆中洗净，捞入筐中沥干。

“妈，您歇着吧。茄子瓣，我来剖。”比我们懂事的大姐向母亲提议。

“要不得。这动刀的事，还轮不到小孩子，还是我来。”母亲一边回答，一边从筐里拿起茄子剖了起来。

母亲做事麻利，不一会儿，两筐茄子便剖完了。

我看她脸上虽然淌着汗水，但仍微笑着，没有丝毫的倦怠。

她将茄子瓣分几锅放入木甑内蒸熟，再夹出，一片片摊在竹搭子上，撒上少许粗盐舂的粉末。之后，便将整搭整搭的茄子瓣擎到户外的木架子上晒。

“嘟！嘟！嘟！嘟！”母亲在板凳上还没坐热，就响起了出下午工的哨声。她拿起农具，就出工去了。

傍晚收工了，母亲第一件事就是把晾着茄子瓣

清代纪晓岚有一首《题〈百鹤图〉》：“鹅鹅鹅，鹅鹅鹅，一鹅一鹅又一鹅。食尽皇家千钟粟，凤凰何少尔何多！”本是为《百鹤图》题诗，作者却借题发挥，一语双关，字面写的是鹅，实际上指的是那些享受俸禄却无所事事的官僚政客。

当代作家端木蕻良也有一首《闺情》的双关诗：“女儿心上想情郎，日写花笺十万行。月上枝头方得息，梦魂又欲到西厢。”字面上写一“女儿”心想“情郎”，每天作诗写信，直到“月上枝头”方才歇息；而刚一入睡，又梦见与“情郎”在“西厢”相会。作者把此诗贴在门上，意在以此谢客：我正忙于写作，恋它就像少女恋情郎一般，日夜不得空闲，连梦中都在构思什么的。请来客多多包涵，莫要耽误我太多的时间呀。

最后介绍笔者的一首《戏答》：“成天坐立总哼哼，惹发老妻哄笑声。问汝当年怀孕日，婴儿临产是何情？”此诗“答”的是因为自己吟诗作对而整天哼哼呀哼的，惹发了老婆的哄笑，但又并没有“答”出什么，而是以问作答。运用双关手法，字面上说的是生孩子，内心里讲的是作诗词。胎儿临产，作母亲的既有欣喜，也有苦辛与忐忑，不正跟诗人词家创作的情形一样？

看来，我要再再吃到那道原汁原味的农家菜，也只有梦里和记忆之中了。

活，只得靠出卖体力。有一段日子，在外地打工的姐姐失业了。娘知道后，在我面前反复念叨，说，姐姐为了供我上委培中专，一九九五年出嫁时都没有让她买一台家电。娘还说，我进了城，不能忘记姐姐，要帮姐姐在城里找个事做。话听多了，我厌烦起来，说娘不了解外面的情况，不了解我在外的处境。娘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低着头，半天不吃一声。

娘在生活不能自理的时候，我把她接到我们身边。我每天早上要早早起来，赶在上班之前把她擦洗干净、喂她吃完早点。我耐着性子。有一次，因为给娘擦洗穿衣没有及时处理好工作上的一件事，我被领导叫到办公室，被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正当我想开口向他解释的时候，他一把打断了我的话，说，作为下属，没有解释的理由。话到嘴边，我咽了回去。面对他的训斥，我认错点头。我知道，事情没有做好，的确是我的错。这个时候，我又何须向他说明原因呢。回到家里，我实在按捺不住心里的怒气，对娘发起了脾气，说娘影响了我上班，影响了我工作。娘躺在床上，一言不发。她心中的苦闷，我又何时替娘化解过！

岁月真是一出算尽人人心性的好戏！它把人世间的快乐与愤懑摆上前台，待我们用心悟透之时，它却草草收场，快速谢幕，给人留下一段空茫。于我而言，愧对娘就是其中的一出。娘走了，我才真正理解：在这个世界上，最贵的东西就是娘和命；虽然没有完美的娘，但是没有谁比娘更懂你、更疼你，一生默默地原谅着你。

的竹搭子擎回家。她说，茄子瓣不能沾露水，露水一沾，便影响菜的成色与口感。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母亲又把茄子瓣竹搭子擎了出去晒。这样，循环往复，直至茄子瓣晒干，变脆为止。
 母亲把干脆的茄子瓣剪成一小段一小段的，用袋子装好，放进石灰坛子，供年三十夜制作那道菜之用。

你别看我母亲是个“斗大的字不识一筐”的农村妇女，可她是个爱动脑筋的人。就拿那道农家菜来说吧，她竟一手衍生出“黑米粉油渣拌白干辣椒段”“黑米粉大肠拌干香芋苗梗段”等几道风味各异的农家菜。

母亲离开人世后，我再也没有吃过那道农家菜了。
 一天晚上，在梦中，我与和蔼可亲的母亲一起津津有味地吃着那道农家菜。
 第二天一早，我用商量的口吻“请示”妻子：“我真的很想吃‘黑米粉油渣拌茄子段’了。这菜的做法，妈也教给你了，今年你可否‘照模子打靶’做一坛，让我大快朵颐？”

“大快朵颐？我看你是想‘快点走’了吧！亏你还是个教书的。网上说，吃猪肉都能让正常人得心脑血管病，高温煎出的油渣更不要说了。你有‘三高’，要我做，连想都不要想！”
 真是出乎意料，我的“请示”，竟引来了她一番义正辞严的“训斥”。

“家里经常吃桶装植物油，很少吃煎猪油，可我还是有三高呀！”我在心里嘟囔着，“算了罢，我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不做，就不做！”

看来，我要再再吃到那道原汁原味的农家菜，也只有梦里和记忆之中了。